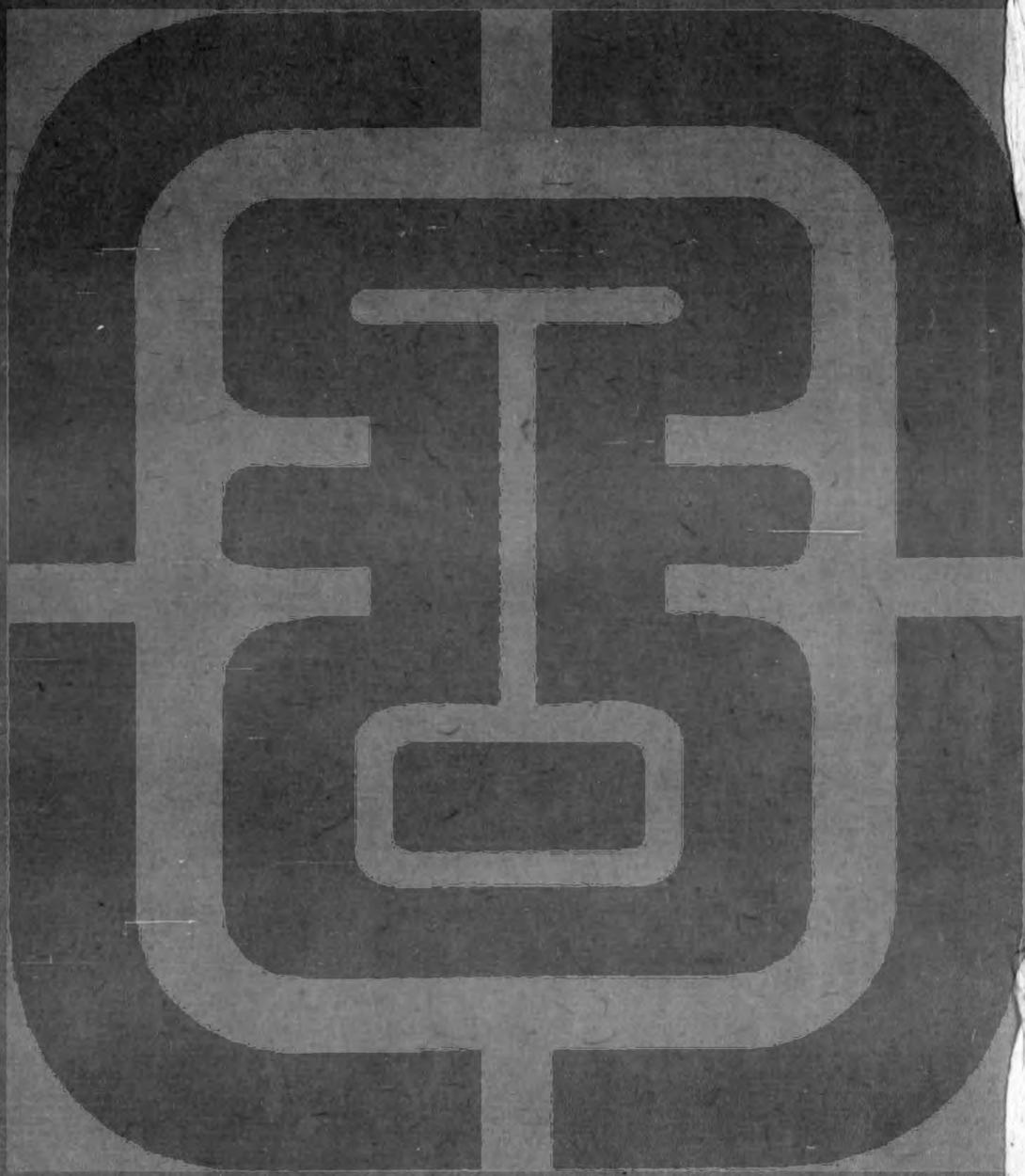


染  
り



宋會要  
卷九  
十

樂二



宋會要

樂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宋會要卷九十六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吳興劉承幹編定

樂二律呂

每卷首  
前三行  
格式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樂二

大興徐松輯大典本

宋會要卷五十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律呂

景祐三年六月九日馮元等上言奉詔修撰樂書望特  
降書名詔以景祐廣樂記為名大典卷一萬九百十六

七月十三日馮元等上景祐廣樂記八十一卷因革篇  
叙國朝制作云元年秋九月太常燕肅建言金石不調  
願以周世王朴律準更加考按有詔許之又命李照宋  
祁及中人李隨共領其事明年正月金石一部成帝御  
延福宮臨閱焉因問李照樂果和否照對金石之音與  
王朴律準已協然朴準比古樂差高五律比禁坊樂差

高二律臣願制管以度調帝曰試為之乃取京縣秬黍累尺成律鑄鍾審之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為法乃下太常四律別詔潞州取羊頭山秬黍上送於官照乃自為律管之法以九十黍之量為四百二十里率一星占九抄一黍之量得四星六抄九十黍得四百二十量以為十二管定法於是詔內東頭供奉官鄧保信與照監視群工改作金石命聶冠卿檢閱典寶佐其興作入內內侍者都知闕文應董其事丞相府總領馬凡所改制皆闕相府詳定以聞別詔臣元臣冠卿臣祁討論樂理為一代之典乃詔天下有深知鍾律者以自言在所亟以名上照乃鑄銅立倫合升斗四物以興鍾鐸聲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量之法倫之率六百三十黍為黃鍾之容合三倍於倫升十二倍於合斗十倍於升乃改造諸器以定其法俄又以鑄之容受差大更增六倫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銘曰樂斗後數月潞州上秬黍照等擇大黍縱累之檢考長短尺尺成與太府尺合法乃堅定先時太常鍾磬每十六枚為一虛而四清聲相承不擊照因是上言十二律聲已備願去四清聲于時諸臣議駁帝令權用十二枚為一格且詔曰俟有知音者能考四鍾協調清濁有司別議以聞鍾舊飾旋蟲改為龍云乃遣使採四濱浮石千餘段以為縣磬先是臣祁建言縣設建鼓初不考擊又無三鼗且舊用諸鼓率多陋敝於是敕臣元

虞

四當夏。泗。宋史作泗。

千宋史作十。

等詳求典故臣等上言建鼓四今樂局皆具而不擊別  
設四散鼓於縣明擊之以代建鼓乾德四年秘書監尹  
拙上言散鼓不詳所置之由且於古無文去之便時雖  
可之而散鼓于今仍在又雷鼓靈鼓路鼓雖擊之皆不  
成聲故常預散鼓以為樂節而雷鼓靈鼓路鼓闕而未  
製今既修正雅樂謂宜申飭大匠作諸鼓使擊者有聲  
及創為三鼓如古之制使先播之以通三鼓罷四散鼓  
如乾德詔書詔從之時有上言者以為雷鼓八面前世  
用以迎神不載考擊之法而太樂見鼓以柱貫中故擊  
之無聲更令改造山跌上出雲以承鼓刻龍以飾柱面  
各一工擊鼓一工左執鼗以先引凡園丘降神六變初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八面皆三擊推而左旋三步則止三者取陽數也又載  
擊以為節率以此法至六成靈鼓路鼓亦如之建鼓植  
縣四隅皆有左鞞右應乾隅左鞞應鍾亥之位也中鼓  
黃鍾子之位也右應大呂丑之位也民隅左鞞大簇寅  
之位也中鼓夾鍾卯之位也右應姑洗辰之位也巽隅  
右應中呂巳之位也中鼓蕤賓午之位也左鞞林鍾未  
之位也坤隅右應夷則申之位也中鼓南呂酉之位也  
左鞞無射戌之位也宜隨月建依律呂之均擊之詔可  
其奏後照等更以殿庭備奏四隅建鼓既隨月協均顧  
無以節樂而周官鼓人以晉鼓鼓全奏應以施用帝曰  
可依周官舊法制焉於是縣內始有晉鼓矣古者鐃鍾

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大射有二鑄皆亂擊焉後周以十二鑄相生擊之景德中李宗諤領太常總考十二鑄而樂工相承殿庭習用三調六曲三調者黃鐘大簇蕤賓也六曲者調別有隆安正安二曲郊廟之縣則環而擊之宗諤上言曰金部之中鑄鍾為難如一聲不及則宮商失序使十二鑄工皆精習則遲速有倫隨月用律諸曲無不通矣真宗因詔黃鐘大簇二宮更增文舞武舞福酒三曲至是詔臣元等詢考擊之法臣等奏言後周嘗以相生之法擊之音韻克諧國朝亦用隨均合曲然但施殿庭未及郊廟謂宜使十二鍾依辰列位隨均為節便於合樂仍得并施郊廟若軒縣以下則不用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此制所以重備樂尊王制也詔從焉隋制內宮縣二十虞以大磬代鑄鍾而去建鼓唐武太后稱制更改用鍾因而莫革於是乃詔訪臣元等曰大磬應何法考擊何禮應用臣等具言古者特磬以代鑄鍾本施內宮遂及柔祀隋唐之代繼有因改先皇帝禪梁甫西極汾壤並仍舊章陳於縣奏若其所由吉禮則中宮之縣祀禮則皇地祇神州地祇先蠶今之后廟奉慈廟皆應陳設宮縣則三十六虞去四隅建鼓如古便若考擊之法謂宜同於鑄鍾此緣詔旨不俾循環互擊而立依均合曲之制則特磬故應不出本均與編磬相應為之樂節也詔可其年冬帝躬歎奉慈廟樂縣罷建鼓始以磬代鑄鍾

大樂局塌舊以漆飾敕令黃其色以其土音云或奏言  
祝舊以方畫木為之外圖以時卉則可矣而中設一色  
非稱也先儒之說曰有柄連底拍之鄭康成以為投椎  
其中撞之今當創法垂久用明制作之意有所本焉祝  
之東方圖以青隱而為青龍南方圖以赤隱而為丹鳳  
西方圖以白隱而為騶虞北方圖以墨隱而為靈龜中  
央圖以黃隱而為神螭撞擊之法宜用康成詔曰可又  
以新製雙鳳管詔併太樂局其制合二管以足聲律管  
端刻而為雙鳳之飾施兩簧焉照因自造箏箏清管簫  
管清笛雅笛大笙大竽宮琴宮琴大阮大嵇凡十一種  
求備雅器詔許以大竽大笙二鍾下大樂用之餘志罷

瑟

求宋史作永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不用時又出兩儀琴及十二絃琴二種以備雅樂兩儀  
琴者施兩絃十二柱十二絃琴者如常琴之制增其絃  
習以象律呂之數又較更造七絃九絃琴皆令圓其首  
者以祀天方其首者以祀地帝乃親製樂曲以夾鍾之  
宮黃鍾之角大簇之徵姑洗之羽作景安之曲以祀昊  
天更以高安祀五帝日月作太安以饗景靈宮罷舊真  
安之曲以黃鍾之宮大呂之角大簇之徵應鍾之羽作  
興安以獻宗廟罷舊理安之曲景安興安惟乘羽親行  
則用之以姑洗之角林鍾之徵黃鍾之宮大簇之角南  
呂之羽作祐安之曲以酌獻五帝以林鍾之宮大簇之  
角姑洗之徵南呂之羽作寧安之曲以祭地以太社太

羽實是興  
宋史作興

稷罷舊靖安之曲于時制詔有司太祖太宗真宗三聖  
 並配侑上帝乃以黃鍾之宮作廣安之曲以奠樂彰安  
 之曲以酌獻又詔躬詣奉慈廟莊獻明肅皇太后之室  
 作達安之曲以奠璫厚安以酌獻莊懿皇太后之室作  
 報安之曲以奠璫衍安以酌獻皇帝入出作乾安罷舊  
 隆安之曲常祀至日園丘祀昊天太祖配以黃鍾之宮  
 作定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孟春祀感生帝宣祖配以  
 大簇之宮作廣安以奠幣肅安以酌獻祈穀祀昊天太  
 宗配作仁安以奠幣紹安以酌獻孟夏雩上帝太宗配  
 以仲呂之宮作獻安以奠幣感安以酌獻夏至祭皇地  
 祇太祖配以蕤賓之宮作恭安以奠幣英安以酌獻季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秋大饗明堂祀昊天真宗配以無射之宮作誠安以奠  
 幣德安以酌獻孟冬祭神州地祇太宗配以應鍾之宮  
 作化安以奠幣韶安以酌獻又造冲安之曲以七均演  
 之為八十四皆作聲譜以授有司冲安之曲獨未施行  
 親製郊廟樂章二十一曲財成頌體告于神明詔丞相  
 呂夷簡等分造樂章泰施群祀又為景祐樂髓新經凡  
 六篇第一釋十二均第二明所主事第三辨音聲第四  
 圖律呂相生并祭天地宗廟用律及陰陽數配第五十  
 二管長短第六歷代度量衡皆本之於陰陽配之於四  
 時建之於日辰通之於鞞竺演之壬式適甲之法以受  
 樂府以考正聲以賜群臣焉于時又詔奉慈廟準春秋

獻羽之義止用文舞以陰事貴靜云初熙等改造金石所用員程凡七百一十四攻金之工二百五十三攻木之工二百一十六攻皮之工四十九刮摩之工九十一搏埴之工十六設色之工百八十九起五月止九月成金石具七懸焉至於鼓吹及十二案悉修飾之令臣冠卿等作景祐大樂圖二十篇以載鎔金鑄石之法歷世八音諸器異同之狀新舊律管之差是月與新樂并獻於崇政殿詔中書門下樞密院大臣與觀焉考聲展器靡不如素帝悅於是頒賞自監董而下至工徒進秩賞賜各有差其年十一月有事于南郊悉以新樂并聖製及諸臣樂章用之觀者歎異焉大樂舊器皆藏之四庫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以備因革之法此篇頗注李照異制故詳錄之同上  
二十一日詔翰林學士丁度知制誥胥偃直史館高若訥直集賢院韓琦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定奪得失可施行與否以聞保信奏議引隋志云用上黨羊頭山烏園秬黍其黍有異他鄉其色至烏其形圓重臣於上黨秬黍中揀圓者用一黍之長累百成尺則與蔡邕銅侖尺符合據隋律歷志有諸代十五等尺各有長短之說據尺裁侖各有增損則容黍不同故聲有高下今於十五等尺內取容黍數同者則合於蔡邕銅侖尺據書所載從上相承有銅侖一以銀錯題其銘曰侖黃鍾之宮長九寸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稱重十二銖兩

之為合三分損益轉生十二律臣今用此定尺知與蔡  
邕銅侖尺符合比李照尺短九分比阮逸胡瑗用一黍  
之廣尺長九分五厘又據尺裁定律管黃鍾侖度九十  
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秬黍千二百粒又為一減  
黃鍾以四十五黍之長裁侖如上容三百粒三減黃鍾以十  
黍二厘半之長裁侖如上容百十五粒其空徑皆三分  
空圍皆九分用侖容黍皆合蔡邕銀錯題侖之數其律  
管聲比新定大呂相近比太常舊樂約下一律半臣又  
據漢志衡權法起於黃鍾二侖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  
兩之為兩凡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斤三十銖為

三銖  
銖當斤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鈞四鈞為石今依黃鍾侖容黍千二百重十二銖每百  
黍重一銖造稱止用銖兩斤準古之輕重第三毫先從  
銖起在衡裏旁其第一星準定空平然後稱物移之一  
星稱黍百粒其重一銖至十二銖星計千二百黍是一  
侖之實重古之一小兩也至星盡所為二侖合重二十  
四銖第二毫起衡之中第一星重二小兩移一星重一  
銖至星盡計古之八小兩九十六銖第一毫起衡外旁  
第一星重古之八小兩移一星重六銖至星盡計古之  
二小斤計三百八十四銖臣又據漢志量者侖合升斗  
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侖容以黍千二百實  
其侖以井水準其概合侖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

斗為斛今依漢志造斛合升斗參按古之多少具容受  
之數各以水準其概皆平為斛一徑闊九分徑七分二  
厘容黃鍾一斛黍千二百乃平合一徑闊九分深寸三  
分八釐容黃鍾二斛黍二千四百乃平升一徑闊二寸  
六分九釐深寸六分二釐容黍十合乃平斗一徑闊五  
寸三分一釐深四寸八釐容黍十升乃平凡四量皆以  
水準如其斛數亦平臣又以五物校定黃鍾斛空徑法  
別為鉄堅三分一片所謂三分於黍尺上取之木長圓  
軟三分圍軟九分一條於鉄三分上取之納斛中端直  
無旁靡紙圍方緊九分卷而納之斛中以校空圍九分  
之數實也黃鍾斛尺一條長九十黍一減黃鍾斛尺一

非實非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條長四十五黍阮逸胡瑗鍾律奏議三黍并所造黃鍾  
律管銅斛一木斛一各受黍千二百粒其數法取空圍  
內容九方分以積之又木嘉量斛補式各一編鍾編磬  
各一銅尺一木黍尺一銅律管十二銅合升豆斗區各  
一銅鈞稱一初馮元等奏令司天秋官正楚衍靈臺郎  
朱吉筭定逸律管九方分之法云黃鍾管長九寸徑三  
分按九章之法求積分以徑三分自乘得九分又以管  
長寸通之為九十分乘之得八百十分為方積之數容  
黍一千二百令求管長九寸圍盛千百黍實徑之數準  
禮記筭投壺法求其徑置八百一十分分作九十重每  
重得九分按圓田術三分蓋得十二以開方法除之得

三分四厘六毫強為實徑之數強為所不盡二毫八絲  
四忽者今來圓積之數以徑三分四厘六毫自乘得十  
一分九釐七毫一絲六忽加以開方不盡之數二毫八  
絲四忽得十二分以管長九十分乘之得千八十分為  
方積之數以三去之得八百一十為圓積之數容黍千  
二百即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四釐六毫強容黍一龠  
之數又算舊法黃鍾管長九寸徑三分圓九分之法按  
九章圓田術圍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又以管長九寸  
乘之得七千二百九十分以十二而一只得六百七分  
半是為分今此積方分八百一十容黍千二百以九章  
今有術置黍千二百以圓積六百七分半乘之得七十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二萬九千却以積多分八百一十除之只容九百黍又  
算周禮斛法方一尺高尺有六寸二分為一斛之容今  
以高百截之得方一尺高一分六厘二毫為一升之容  
又以四升為豆豆方一尺高六分四厘八毫四豆為區  
區方一尺高二寸五分九厘二毫區十六升四區為鬴  
鬴方一尺高一尺三分六厘八毫與逸瑗等律鬴之法  
正同至是度等又奏冬官正張奎覆衍吉所定及鄧保  
信龠合升斗數奎言据阮逸胡瑗律法求九方分徑三  
分四厘六毫強得圓之數按九章抄廣第四圓田求外  
周術置九分以十二乘之得一百八分以開平方術開  
之得一寸三厘九毫二絲三忽不盡一忽七十二抄法

滿萬為忽與衍吉元等並同又算節保信合升斗其  
合量一徑闊九分深七分二厘容黃鍾一合受黍千二  
百粒按九章抄廣第求精方術以闊九分自乘之得八  
十二分以深七分二厘乘之得五百八十三分二厘為  
合之積今二合成合得千一百六十六分四厘為一合  
之積以十之得萬一千六百六十四分為一升之積又  
以十之得十一萬六千六百四十分為一斗之積又合  
量一徑闊九分深一寸三分八厘容黃鍾三合受黍二  
千四百按九章積方分術以潤九分自乘得八十一分  
又以深一寸三分八厘乘之得千一百一十七分八厘  
為一合之積今詳若以黃鍾二合為合則當用千一百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六十六分四厘為積今此合法少四十八分六厘不合  
得前來合法若以黃鍾法十之得萬一千一百七十八  
分為升之積又十一萬一千七百八十分為斗之積又  
升量一徑潤二寸六分九厘深一寸六分二厘黍十合  
按九章積方術以闊二寸六分九厘自乘之得七百二  
十三分六厘一毫又以深一寸六分二厘乘之得一萬  
一千七百一十二分四厘八毫二絲為一升之積今詳  
升法合法相比即升多五十分四厘八毫二絲又比合  
法亦多五百四十四分四厘八毫二絲其升又以十之  
得十一萬七千二十四分八厘二毫為一斗之積又斗  
量一徑闊五寸三分一厘深四寸八厘容黍十升按九

章積方術以闊五寸三分一厘自乘得二千八百一十九分六厘一毫又以深四寸八厘乘之得十一萬五千四十分八毫八絲為一斗之積今看詳若比倫法少五百九十九分九厘一毫二絲若比合法又多三千二百六十分八毫八絲若比升法又少二千一百八十四分一厘三毫二絲此倫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禮斛法度等又以王朴律準尺比較鄧保信舊尺大一寸七分強阮逸胡瑗等舊尺大七分強景表石尺大四分太府寺鐵尺大三寸三分強又校鄧保信一升凡二升六分強當太府宮量一升大典卷二萬九百十六

九月十一日阮逸言臣等所造鍾磬其檢詳典故皆稟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於馮元宋初其方分定律又出於胡瑗算術而臣獨執周禮嘉量聲中黃鍾之法及國語鈞鍾絃準之制皆抑而不用臣前蒙召對親承天問言王朴律高而李照鍾下竊觀御製樂髓新經歷代度量衡篇言隋書依漢志黍尺制管或不容千二百或不啻九寸之長此則明班志已後歷代無聞符合者惟蔡邕銅倫本得於周禮遺範故明堂月令章句云鍾以容受斤兩輕重為法管以大小長短為法此蓋皆率千二百黍以為本也邕自知音所以只傳銅倫積成嘉量則是身中黃鍾而律本定矣謂管有大小長短者蓋嘉量既成即以量聲定尺明矣御製新編又引禮記布手為尺白虎通八寸為尺許

有疑能

慎說文八寸為咫同尺等法臣仰遵聖作無不盡究前古之法度而立一朝之盛美也今議者但爭漢志黍尺無準之法殊不知鍾有鈞石量衡之制况周禮國語姬代聖經翻謂無憑孰有稽古有唐張文收定樂亦鑄銅甌此尺驗周之嘉量以聲定律明矣臣所謂獨執周禮鑄嘉量者以其方尺深尺則度可見也其容一甬則量可見也其重均則衡可見也聲中黃鍾之宮則律可見也既律度量衡如此符合則制管歌聲其中必矣臣昧死欲乞將臣見鑄成銅甌再限半月內更鑄嘉量以其聲中黃鍾之宮乃取李照新鍾就加修整務合周制鍾量法度文字已編寫次未敢便具進呈詔送度等并定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敢疑勅

實疑定或仍是實不誤

以聞同上

十月四日丁度等奉詔取鄧保信阮逸胡瑗等鍾律定奪聞奏并續準中書送下安朱何文廣所進樂本圖樂纂秘訣等一處詳定今取到鄧保信等奏議及所造黍尺律管權量鍾聲等并崇文院檢到歷代鍾律典故與差到天官再算管倫法度仍取保信阮逸瑗元寶黃鍾管和黍再令尺匠別造到黍尺各二條黍枝備見得失據鄧保信律法其黍尺一條稱用上黨和黍圓者一黍之長累百成尺與蔡邕銅倫符合臣等檢詳典故前代累黍造尺皆以一黍之廣為分唯後魏公孫崇以一黍之長累為尺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修樂以和黍中者一

到疑款

黍之廣者為一分而中尉已正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戌分體典修金石及隨志云從工相承有銅倫一以銀錯題其名黃鍾之宮長九寸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祖孝孫云相承傳是蔡邕銅倫本志中即不明言用黍長廣累尺臣等今將保信送到黃鍾管內秬黍二百粒令匠人石素等以黍長為分再累到尺二條比保信元將到尺一條長五黍一條長七黍蓋保信元尺用圓黍累尺及首尾有相銜處到有差異又律管黃鍾倫黍枚稱據尺裁九十黍之長空徑三分空圍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臣等用保信元送到黍尺斛量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分寸畧同復將保信實倫秬黍再累者尺枚之即長廣分寸不同又秤一量稱止是銖兩斤之數臣等比保信元將到實倫黍枚之即同又倫合升斗等倫徑九分深七分二厘合徑九分深寸有三分八厘升徑二寸六分九厘深一寸六分二厘半徑五寸三分一厘深四寸八厘臣等詳保信倫法稱徑闊九分即當深一寸四厘今保信合法稱徑闊九分深一寸三分八厘自己差舛其升斗之數亦皆類此兼據楚衍等狀算到倫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漢量法又據阮逸胡瑗鍾律法黍尺一條稱以上黨羊頭山秬黍中者累廣求尺於黃鍾之聲臣等詳逸等尺以大黍百粒累廣成之復令尺匠石

素等將逸等送到黃鐘管內拒黍二百粒以黍廣為分  
再累到尺二條比逸等元尺一條短七黍一條短三黍  
半蓋逸等元尺並用一等大黍累成其實管之黍大小  
不均致有差異又銅律管十二枚臣等將黃鐘一管據  
楚衍等算到圓九分分之法枝之黃鐘管長九寸徑三  
分四厘六毫強圍一寸三厘九毫二絲強如用逸等元  
將到黍尺枝之略同若將逸等實倫拒黍再累者尺枝  
之即長廣分寸不同又銅稱二量稱以兩黃鐘之倫合  
為一兩十六兩為斤自銖至斤作銖稱一又以斤至鈞  
作鈞稱一鈞稱之制衡修三尺六寸權重七十二兩權  
行圓而環之內倍好臣等以逸等元將到實倫黍枝之

內當是肉。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即同又倫合升斗斛豆鬴等倫方一寸深八分一厘  
合方一寸深一寸六分二厘升方三寸深一寸八分斗  
方六寸深四寸五分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豆方  
四寸深四寸五厘容四斗區方六寸深七寸一分容一  
斗六升鬴方一尺深一尺三分七厘弱容六斗四升據  
楚衍等再算逸等所製量方深寸如用逸等元累黍尺  
枝之即合量法若將逸等實倫拒黍再累者尺黍枝即  
有差異又鐘聲各一架臣等看詳雖形制有合典故又  
緣黍尺已差難為定奪臣等檢詳鐘律典故自晉至隋  
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權量互相酬校故歷代黃  
鐘之管容黍之數不同惟後周因掘地得古玉斗據斗

造律兼制權量亦不同周漢制度然虞書所載協時月  
正日同律度量衡司馬遷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  
則一稟於六律為萬事根本焉故漢志有備數和聲審  
度嘉量權衡之說悉起於黃鍾之數今若欲器之制參  
互無失則班志積分之法為近其逸瓊所進鍾律法奏  
議管籥權量積分之數前志中雖不明述方分今據秋  
官正楚衍等再以九章等術及禮記投壺法推究開方  
求所合班志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實籥即於本法自  
相違戾所以鄧保信黍尺以長為分雖合後魏公孫崇  
所說然當時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圓黍累之及首  
尾相銜處又與實籥之黍再累到大不同其量器分寸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既不合則權衡之法不可獨用所有安宋何文廣元進  
樂本圖及樂纂錄祕訣於鍾律制度別無可采詔悉罷  
之上同

十九日詔丁度等將大府寺四等尺比較詳定可以行  
用者聞奏度等言伏以尺度之與其來尚矣周官璧羨  
以起度度徑八寸禮記大夫布手為尺淮南子十二粟  
為寸孫子十厘為分十分為寸雖存異說莫可適從漢  
志元始中名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劉歆典領之  
是時周滅二百餘年古之律度量當有存者以歆之博貫  
藝文曉達歷算有所制作宜不凡近其審度之法云一  
黍之廣為文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先儒訓解經籍率多

。案安宋前文作安仲必有誤。

大疑文。

文當是分。

引以為義歷世祖襲著之定令然而歲有豐儉地有饒肥就令一歲之中一境之內取黍較驗亦復不齊是蓋天地之生理難均一古之立法存其大槩耳故前代制尺非特累黍必求古雅之器以參校焉晉泰始十年荀氏校定尺度以調鍾律是為晉之前尺以古物七品勘之一曰姑洗玉律二曰小呂玉律三曰西京銅望臬四曰金錯望臬五曰銅斛六曰古錢七曰建武銅尺當時以荀尺揆古器與本名尺寸無差前史稱其用意精密焉隋志所載諸代尺度十有五等然以晉之前尺為本以其與姬周之尺劉歆銅斛尺建武銅尺相合臣等竊惟周漢二代饗年永久聖賢制作可取則焉而隋鑄毀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金石典正之物罕復有者臣等以為古物之有分寸明著史籍可以酬驗者惟有錢法而已周之圜法歷載曠遠莫得而詳秦之半兩寶重八銖漢初四銖其文亦曰半兩孝武之世始行五銖下暨隋朝多以五銖為號既歷代尺度屢改大小輕重鮮有同者惟劉歆制銅斛之世所鑄錯刀并大泉五十王莽天鳳五年改鑄貨布貨泉之類不聞後世有鑄者臣等檢詳漢法通典唐六典云大泉五十重十二銖徑一寸二分錯刀環如大泉身形如刀長二寸貨布重二十五銖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廣八分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圓好徑二分半貨泉重五銖徑一寸臣等今以上件大泉錯刀

伏况疑伏念。

貨布貨泉四物互相參校分寸正同或有大小輕重與本志微差者蓋當時盜鑄既多不必皆中法度但當校其首尾肉好長廣分寸皆合正史者用之則銅斗之尺從而可知矣伏况經籍制度皆起周世劉歆術業之傳祖冲筭數之妙晋荀氏之詳審既合姬周之尺則最為可法者焉兼詳隋牛里仁等議稱後周太祖今蘇綽所造鐵尺與宋尺符同即以鍾調律并用均田度地按隋志後周鐵尺及宋尺皆晋前尺長六分四厘唐祖孝孫云隋平陳之後廢周玉尺用此鐵尺律然則此晋前尺並長六分四厘今司天監景表尺和峴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以其洛都舊物也晋荀氏所謂西京銅望臬者蓋西漢之物和峴謂洛陽西京乃唐東都耳五代兵亂不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間改制測景之事計即是唐尺今以貨布錯刀貨泉大泉等校之則景表尺長六分有奇略合宋氏周隋之尺由此論之則銅斛與貨布等尺寸昭然可知矣有唐享國三百年其制作法度雖未及乎周漢然亦可謂治安之世今朝廷必求尺度之中當依漢錢分寸若以為太祖皇帝膺圖受禪創制垂法嘗詔和峴等用景表尺典修金石七十年間薦之郊廟稽合唐制以示詒謀則可且依景表舊尺俟天下有妙達鍾律之學者俾考正之以從周漢之制其王朴律準尺比漢錢尺寸長二分有奇此景表尺短四分既前代不曾施用復經太祖朝更改其阮逸胡瑗節保信并李照所用太府寺等尺其制

此疑此

彌長去古彌遠及阮逸狀進周禮度量法議欲先鑄嘉  
量然後取尺度權衡其說疎舛不可依用臣等輒率愚  
慮蓋守舊文至於音律皆非素習承詔自竭伏用惶恐  
謹再量造到景表尺一條及以漢錢校定造到尺二條  
并大泉錯刀貨布貨泉共十七枚上進乞自聖監裁處  
詔度等將錢尺景表尺各造律管比驗阮逸胡瑗并太  
常新舊鐘磬較音高下聞奏度等言前承詔定奪太府  
寺四尺中可用尺度止是檢詳前代典故及將漢志古  
錢分寸比量恭校得司天監景表石尺略合宋周隋之  
尺兼太祖朝嘗詔和峴用以改修金石乞依景表舊尺  
施用今被旨令造律管比驗音韻高下伏緣臣等不閑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而疑面。

音藝累已陳述若止令太常教坊樂工一而考正又慮  
難以憑實欲望特降聖旨別選差通曉音律臣僚一兩  
員領較定庶得精審既而詔罷其事上同  
景祐五年五月十九日右司諫直集賢院韓琦言臣先  
奉詔詳定鍾律嘗覽景祐廣樂記伏觀李照所造樂不  
依古法率意妄行別為律度朝廷因而施用識者久以  
為非今來南郊在近不可重以違古之樂上薦天地宗  
廟臣竊聞太常舊樂見今存在伏乞將來郊廟大禮復  
用舊樂詔三司使晏殊次政殿大學士宋綬與兩制詳  
定以聞綬等言恭詳李照新樂比舊樂減下三律衆論  
以為無所依據欲望將來郊廟行禮且用和峴所定舊

次當是資。

樂兼得大樂今单仲辛等狀稱舊樂鍾磬內不經李照  
鐫磨者見存餘七架將來郊廟殿廷可以互換抵應並  
從之上同

康定元年三月十八日太子中允既逸上鍾律制議并  
圖三奏詔送秘閣皇祐二年四月二十八日太常言五  
郊迎氣各用本音之樂上辛祀感生赤帝即隨月用律  
今明堂祀上帝宜隨月用律以無射為官五天帝用迎  
氣所奏五音青以姑洗為角赤以林鍾為祉黃以黃鍾  
為宮白以太簇為商黑以南宮為羽詔禮官議定上同  
五月十一日上言隨月用律九月以無射為均五天帝  
各用本音之樂如太常所定詔可上同

通徵者疑或  
案風俗社也蓋古通用。  
社當是徵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二十三日御製明堂樂曲及二舞名上同  
六月四日御撰明堂樂八曲以君臣民事物配屬五音  
凡二十聲為一曲用宮變徵變者天地人四時為七音  
凡音三十聲為一曲以子母相生凡二十八聲為一曲  
皆黃鍾為均又以明堂月律五十七聲為二曲皆無射  
為均又以二十聲二十八聲三十聲為三曲亦無射為  
均皆自黃鍾宮轉入無射或當用四十八或五十七聲  
則如前譜次第成曲其徵聲自同本律又製鼓吹驚嚴  
曲合宮歌一闋丁卯御撰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  
下太常肄習之上同  
十一日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言奉詔與太常寺參

驚嚴當是驚

議院逸所上編鍾四聲清譜法請用之於明堂者竊以律呂旋宮之法既定以管又十二鍾準為十二正聲以律計自倍半說者云半者準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聲之鍾故有正聲子聲各十二子聲即清聲也其正管長者為均自用正聲正管短者為均則通用子聲而成五音然求聲之法本之於鍾故國語所謂度律均鍾者也其編縣之法則歷代不同或以十九為一虞者蓋取十鍾當一月之辰又加七律焉或二十一為虞者以一均聲更加濁倍或以十六為一虞者以均清正為十四宮商各置一副是謂縣八用七也或以二十四為一虞則清正之聲備故唐制以十六數為小架二十四為大架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天地宗廟廟會等各有所施今太常鍾縣十六者舊傳正聲之外有黃鍾至夾鍾四清聲雖於圖典未明所出然考之實有義趣蓋夷則至應鍾四律為均之時若盡用正聲則宮輕而高重緣宮聲以下不容更有濁聲一均之中宮弱高強是謂陵替故雖用子聲乃得長短相叙自角而下亦循茲法故夷則為宮則黃鍾為角南呂為宮則太呂為角無射為宮則黃鍾為商又太簇為角應鍾為宮則大呂為高夾鍾為角蓋黃鍾大呂太簇夾鍾正律俱長並當用清聲如此則音律相諧而無所抗此四清聲可用之驗也至他律為宮其長短尊卑自序者不當更以清聲間之自唐末多故樂文墜缺考擊之

法久以不傳今若使匏土絲竹諸器盡求清聲即未見其法又據大樂諸工所陳自磬蕭琴和巢生五器本有清聲塤箎等筑瑟五器本無清聲五絃阮九絃琴則有太宗皇帝聖製譜法至歌工引音極唱止及黃鍾清聲臣等恭議其清正二聲既有典據理當施用自今大樂奏夷則以下四均正律為宮之時高角依次並用清聲自餘八均盡如常法至於絲竹等清器舊有清聲者今隨鍾石教習本無清聲者未可創意求法但當如舊惟歌者本無中聲故夏禹以聲為律明人皆可及若強所未至足累至和請止以正聲作歌應合諸器亦自是一音別無差戾其阮逸所上聲譜以清濁相應先後互擊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取音靡曼似近鄭聲不可用從之

上同

十二日以御製黃鍾五音五曲凡五十七聲付太常教習施行七月三日內出御製明堂無射宮樂曲譜三皆五十七字五音一曲捧俎用之二變七律一曲飲福用之七律相生一曲退文舞迎武舞及亞獻三獻徹豆用之

上同

八月二十二日上封者言明堂酌獻五帝精安之曲並用黃鍾一均聲此常祀五時迎氣所用若親饗則未安且明堂五室之位皆用五行本始所王之次獻神之樂當用五行本始之月律各從其音以為曲精安五曲宜以無射之均太簇為角以獻青帝仲呂為社以獻赤帝

林鍾為宮以獻黃帝夷則為高以獻白帝應鍾為羽以  
 獻黑帝 王堯臣言開寶通禮用周制祭天以夾鍾降  
 神則奏黃鍾歌大呂宗廟以黃鍾饗神則奏無射歌夾  
 鍾祈穀明堂盡用祀天之樂先帝東封西祀以前皆遵  
 用後有司稍失傳孫奭崇祀錄五方帝降神之樂與昊  
 天同酌獻則各奏本方之音皆隨月用律為均又云聖  
 朝定禮隨月用律如十一月則升降奠獻皆以黃鍾為  
 均詔俟大禮畢別加詳定 同上

皇祐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益州進士房庶為秘書省  
 校書郎命上律呂旋相圖庶成都人宋祁嘗上其所著  
 樂書補亡三卷曰况自蜀還亦言其知音既名越闕其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言太常樂比古樂高五律古以黃鍾起尺而今累黍為  
 尺以製律非是 馬瑞臨文獻通考宋祁田况薦益州進  
 詣闕庶自言常得古今積一千二百黍之長以子  
 殿相黍中者一黍之起積一千二百黍之長以子  
 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今文脫之起積一千二百黍  
 字故自前世以來累黍為一以製律是律生於尺非  
 儒誤於黃鍾也且漢志云一為一分以製律是律生  
 百竇管中黍畫得九十分黃鍾之長九寸加一分以  
 則律定矣直秘閣范鎮是之乃為言曰照依縱黍累  
 管空徑三分容黍千七百三十六毫是皆以入生律  
 一法今庶所言實千二百黍於管以為黃鍾之長就  
 古分以為空徑則無容受不合於管以黃鍾之長就  
 累黍為赤始失之於隋書當時議者以其容受不合  
 而不傳用及隋平陳得古樂器高祖聞而嘆曰華夏  
 也遂傳用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朝廷久以鍾律不能  
 赤律止沿隋之至唐祖孝孫張文朝廷久以鍾律不能  
 下詔書博訪群議莫有所獲今庶以律生赤律未正  
 論所不及請如其法試造赤律更以古器參攷當得其

桴當是桴

真乃今直祕閣范鎮同於修制大樂所依其所說而制造之是上律尺侖三物律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侖徑九分深一寸尺起黃鍾之長加十分而律容受千二百黍皆合其聲才下三律蓋用今黍而非古所謂一桴二朱黍也又言古有五音而今無正徵音又言尚書同律度量衡所以齊一風俗今太常教坊鈞容及天下州縣各自為律非尚書同律之義且古者帝王巡狩方岳必考禮樂同異以行誅賞自今宜自京師及天下州縣頒格律不令有異如有擅高下者乞依古加罪帝因召輔臣觀庶所進律及尺侖又令庶自陳其事帝因問旋相為宮事令撰圖以進其說五行相生以黃鍾為宮林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鍾為閏宮太簇為高土生金也南呂為羽金生水也姑洗為閏羽應鍾為角水生木也蕤賓為徵木生火也而世以林鍾為變徵應鍾為宮以旋相之法推之則五行相戾非是繼上其圖而胡瑗院逸制樂已有定議止以圖送詳定所推思而遺之其後直祕閣范鎮上書言陛下制樂以事天地宗廟以揚祖宗之休茲盛德之事也然自下詔以來及今三年有司之論紛然未決蓋由不議其本而爭其末也竊惟樂者和氣也發和氣者聲音也聲音之生生於無形故古人以有形之物傳其法俾後人參考之然後無形之聲音得而和氣可道也有形者何和黍也律也尺也侖也鬴也斛也筭數也權衡也

阮

鍾也磬也是十者必相合而不相戾然後為得也今皆相戾而不相合則為非是矣有形之物非是而欲求無形之聲音和安可得哉臣謹條十者非是之驗列于左惟陛下裁擇焉按詩誕降嘉種維秬維秠誕降者天降之也許慎云秬一秬二米又云一秬二米後漢任城縣產秬黍三斛八斗實皆二米史官載之以為嘉瑞又古人以秬黍為酒者謂之秬鬯宗廟降神惟用二尊諸侯有功惟賜一尊以明天降之物世不常有而貴一也今秬黍取之民間者動至數斛秬皆一米河東之米謂之黑黍設有真黍以取數至多不敢送官比秬黍為非是一也又按先儒皆言律空徑三分圍九分長九十分容

此  
此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今律空徑三分四厘六毫圍十分三厘八毫是圍九分外大其一分三厘八毫而後容千二百黍除其圍廣則長止七十二分六厘矣說者謂四厘六毫為方分古者以竹為律竹形本圓而今以方分置筭此律之為非是二也又按漢書分寸尺丈引本起黃鍾之長又云九十分黃鍾之長者據千二百黍而言千二百黍之施於量則曰黃鍾之倫施於權衡則曰黃鍾之重施於尺則曰黃鍾之長今遺千二百黍之數而以百黍為尺又不起於黃鍾此尺之為非是三也又按漢書言倫其狀以爵爵謂爵璣其體正圓故倫當圓徑九分深十分容千二百黍積實八百一十分與律

分正同今倫乃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容千二百黍是亦以方分置筭也此倫之非是四也又按周禮鬲法方尺圓其外深尺容六斗四升方尺者八寸之尺也深尺者十寸之尺也何以知尺有八寸十寸之別按周禮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尺璧羨之制長十寸廣八寸同謂之度尺以為尺則八寸十寸俱為尺矣又王制云古者以周尺八寸為步今以周尺六尺四寸為步八尺者八寸之尺也六尺四寸者十寸之尺也同謂之周尺者是周用八寸十寸尺明矣故知以八寸尺為鬲之方十寸尺為鬲之深而容六斗四升千二百八十倫也積實一百二萬六千八百分今鬲方尺積十寸此鬲之非是五也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又按秦書斛法方尺圓其外容十斗旁有鹿馬當隨時漢斛尚在故隋書載其銘曰律嘉量斛方尺圓其外旁九厘五毫畧百六十二寸深尺容一斛今斛方尺深一尺六寸二分此斛之法非是六也又按算法圓分謂之徑圓方分謂之方斜所謂徑三圍九方五斜七是也今圓分而以方法筭之此筭數非是七也又按權衡者起千二百黍而立法也周之鬲其重一鈞聲中黃鍾漢之斛其重二鈞聲中黃鍾鬲斛之制有容受有尺寸又取其輕重者欲見薄厚之法以考其聲也今黍之輕重未真此權衡為非是八也又按息氏為鍾大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鍾十分其鈺間以其一為之厚

短當是矩。

今無大小厚薄而一以黃鍾為率此鍾之非是九也又按磬氏為磬股句一短有半其博為一股為二鼓為三蓋各以其律之長短為法也今亦以黃鍾為率而無長短薄厚之別此磬之非是十也前此者皆有形之物也易見者也使其一不合則未可以為法况十者之皆相戾乎臣固知其無形之聲音不可得而和也請以臣章下有司問泰之二米與一米孰是律之空圍三分與四厘六毫孰是律之準尺而尺之起律孰是倫之圓制與方制孰是嗣之方尺圓其外深尺與方尺孰是斛之方尺圓其外庇旁九厘五毫與方尺深尺十二分孰是筭數之以圓分與方分孰是權衡之重以二米和黍與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米孰是鍾磬依古法有大小輕重厚薄長短而中律與不依古法而中律孰是是定然後制倫合升斗嗣斛以較其容受容受合然後下詔以求真黍真黍至然後可以為量為鍾磬量與鍾磬合於律然律可以為樂也今夫律本末未定而詳定修制二局工作之費無慮千萬計矣此議者所云云也然議者不言有司論議依違不決而顧謂陛下作樂為過舉又言當今宜先政令而禮樂非所急此臣之所尤惑也儻使有司合禮樂之論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陛下親臨決之顧於政令不已大手昔漢儒議益鐵後世傳益鐵論今陛下定雅樂以求廢墜之法而有司論議不著盛德之事後世將何考

擇當是浮。

焉願陛下令有司人各以經史論議條上合為一書則孰敢不自竭盡以副陛下之意如以臣議為然伏請權罷詳定修制二局俟真泰至然後為樂則必得至當而無事於擇費也詔送詳定大樂所上同  
皇祐五年九月十九日御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臺諫官省府推判官觀新樂及新作晉鼓三牲鼎鸞刀。先是鍾磬之音未合古法詔中書門下集兩制及太常禮官與知鍾律考定其當然議者各安已習久而不決乃命諸家各作鍾律以獻親臨視之然古者黃鍾為律事根本故尺量權衡皆起於黃鍾至晉隋間累黍為尺而以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陳得古樂遂用之唐興因其聲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以制樂其器雖無法而其聲猶不失於古五代之亂大樂淪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聲與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聲高特減一律至是又減半律然太常樂比唐之聲猶高五律比今燕樂高三律帝雖勤勞於制作而未能得其當者有司失之於以尺而生律也又新作鼓鼎刀以補禮器之缺以光祿寺丞國子監直講胡瑗為大理寺丞復勒停人阮逸為尚書屯田員外郎內侍省內侍押班左驥驥使英州團練使鄧保信為榮州防禦使入內東頭供奉官賈宣吉為內殿承制並以上所定鍾律特遷之王應麟玉海劉敞獻律鼎鸞刀之銘四章表曰陛下勅有司宿儒據周漢舊典及魏晉以來百家之說參覈是非以立鍾律前後二十餘年及得其真至詳至謹無以加矣律初就以較尺寸與司天景表

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考其聲下王朴一律如太祖  
之素又因以與神麻鷹刀奉事郊廟出於聖慮稽合典  
訓律銘曰律之長以五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為量以  
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焉律之數以治歷四時  
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詒述作上儀之天陽曆既同下  
揆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況於人手况於鬼神乎  
上同

哲宗元祐元年閏十二月楊傑言元豐中嘗詔范鎮劉  
几與臣詳議郊廟大樂既成而奏稱其和協近見鎮有  
元祐新定樂法頗與樂局所議不同竊緣其樂先經仁  
宗製作後經神考睿斷奏之郊廟朝廷蓋已久矣不可  
用鎮一家之說而遽改之遂撰成元祐樂議七篇其議  
樂章曰國朝大樂所立曲名各有成憲不相淆雜所以  
重正名也故廟堂之樂皆以大名之如大喜大仁大英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文堂

之類是也今以文明文曲進獻祖廟以成安之曲進呈  
皇帝以萬歲之曲進呈太皇太后其名未正恐難以施  
於宗廟朝廷議和和曰按爾雅曰和黍黍又曰和一稔  
二米法律有用和黍之文即無用和之說詩云維和維  
和者蓋和是黑黍和乃一稔二米之黍其種相異鎮以  
為必得和然後製律臣未之前聞也議量曰臣元豐議  
樂時常見鎮所造銅量斛在上斗在下左耳為升右耳  
為合下為合上三下二與漢制符矣漢制曰量升中黃  
鍾始於黃鍾而反覆焉孟康曰反斛聲中黃鍾覆斛亦  
中黃鍾之官是時嘗叩鍾所造銅量其聲不與黃鍾相  
合鎮言後來所制量斛上用舊法臣審知其不與漢制

符也若更其制則臣不知也但以鎮所造黃鍾之鍾參  
考量聲則可知其聲之中否議鍾曰鎮言今太常鍾無  
大小無厚薄無全齊一以黃鍾為率而摩以取律之合  
故黃鍾最薄而輕自大呂以降迭加重厚是以卑陵尊  
以小加大其可得乎議聲器曰鎮論聲器之失以為國  
朝李照以縱黍累尺胡瑗以橫黍累尺皆失之於以尺  
而生律也房庶之法以律而生尺得古之制鎮用太府  
尺以為樂尺下今樂一律有奇以為得其理謹按皇帝  
命伶倫斷竹節兩間聽鳳之鳴以為律呂此造律之本  
也初無用黍之法至漢律歷志則曰度本起黃鍾之長  
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為一分又曰量起於黃鍾之倫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  
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倫乃有用黍之制矣鎮以謂  
世無真黍乃用太府尺以為樂尺蓋出於鎮一家之言  
而又下一律有奇其實下舊樂三律矣然則管笛之類  
比舊差長竅比舊差大而短未知久長而可用之乎鎮  
樂律卒不行徽宗崇寧三年正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  
省尚書省送到魏漢津劄子臣聞通二十四氣行七十  
二候和天地役鬼神莫善於樂伏犧以一寸之器名為  
含微其樂曰扶桑女媧以二寸之器名為葦籥其樂曰  
光樂黃帝以三寸之器名為咸池其樂曰大春三三而  
九乃為黃鍾之律後世因之至唐虞未嘗易洪水之變

時

樂器漂蕩禹效黃帝之法以聲為律以身為度用左手  
中指三節三寸謂之君指裁為宮聲之管又用第四指  
三節三寸謂之臣指裁為商聲之管又用第五指三節  
三寸謂之物指裁為羽聲之管第二指為民為角大指  
為事為徵民與事君臣治之以物養之故不用為裁管  
之法得三指合之為九寸即黃鍾之律定矣黃鍾定餘  
律從而生焉又中指之徑圍乃容盛也則度量權衡皆  
自是出而合矣高周以來皆用此法因秦火樂之法度  
盡廢漢諸儒張蒼班固之徒惟用累黍容盛之法遂至  
差誤晉永嘉之亂累黍之法廢隋時牛洪用萬寶常水  
尺至唐室田疇及後周王朴並有水尺之法本朝為王

吳興劉氏嘉業堂鈔本

朴樂聲太高今實儼等裁損方得聲律諧和聲雖諧和  
即非古法漢律又曰大有聲有少聲大者清聲陽也天  
道也少者濁聲陰也地道也中聲人道也今欲請聖人  
三指為法謂中指第四指第五指各三節先鑄九鼎次鑄帝座大鍾  
次鍾四韻清聲鍾次鑄二十四氣鍾然後均絃裁管為  
一代之樂從之上同

